



LOLO^著 遇见另外一个

所有人都离我而去，但那没有关系，我还会遇见另外一个人。





1010

1010

遇见另外一个

LOLO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遇见另外一个 / LOLO 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9.11

ISBN 978-7-80173-955-1

I. 遇… II. L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4155 号

遇见另外一个

作 者 LOLO
责任编辑 李 璞
策划编辑 何亚娟
特约编辑 龚 煜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15.5 印张 23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55-1
定 价 2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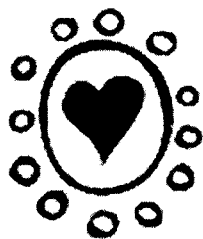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contents



- 第一章 遇见新闻人物 / 6
- 第二章 遇见并非良人 / 16
- 第三章 遇见极品老男人 / 23
- 第四章 遇见他的告白 / 33
- 第五章 当我再次遇见 / 39
- 第六章 离去是因为不挽留 / 52
- 第七章 遇见复又见 / 63
- 第八章 我非红颜却为祸水 / 75
- 第九章 他是不速之客?! / 84
- 第十章 如影, 随行 / 95
- 第十一章 不只是玩闹 / 108
- 第十二章 他的女朋友 / 119

第十三章	极品小绵羊 / 130
第十四章	两个人的中秋 / 143
第十五章	兔子是吃萝卜的 / 155
第十六章	分离中的热恋 / 173
第十七章	谁都不是谁的旧爱 / 184
第十八章	面对剩女的煎熬 / 195
第十九章	最寒冷的温暖 / 210
番外一	谁也不知道我喜欢她 / 225
番外二	小鲁自白 / 229
番外三	柯家有女初长成 / 233
赠阅篇	我的桃花常开不败 / 242





遇见另外一个

有时候，笑女人傻得可以，

总想下一次，

能遇见另外一个。

只是，

那一个人他可能会像你？



第一章

遇见新闻人物

下午路过市政府大楼的时候，我见到了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混乱场面：成千上万的群众将整个大楼团团围住，宽阔的大街被堵了个水泄不通，长达几百米的街道上全是人。站在外围，我将脚踮起来眺望远远的政府大楼。阳光下，大楼玻璃闪着灼眼的光芒，前面广场种的花草大多被围聚的人群踩踏了，只能看到那些新修过的，光秃秃的树木。

我混在人群里听周围人的议论，这才知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，是因为春运将至，民工不满车站的短程票价上涨得太过分，而聚讨说法，最后演变成群体性骚乱。

有新闻媒体车赶来采访，却被武警官兵给阻止了，那些不大合作的拍摄者，摄像器材被没收了，官员的喊话效用不大，武警对人群的疏散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

这时，我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是庭长打来的，他让我马上回院里。

其实看到这种场面，我觉得十分的新鲜，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公务员，我成天嫌事不多了，没啥可供八卦的话题。如今，这么个话题出现，我猜想单位这会儿应该跟煮沸了的粥般，大命令小命令不断，大消息小八卦纷纷。想到这儿，我挂了电话，马上往单位里奔了去。

果然，一回到单位，院里的同事都正在谈论此事。院长已经下令，所有的公务车都禁止外出，全部在院里候命，如果有命令，院内会调集所有的警力去

协助控制场面。

平息这事并不是法院的职责，不将事情扩大化才是我们目前该做的，正在势头上的群众，也许不管那蓝底白漆上印着的是公安还是法院，逮住就有可能泄愤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也不敢贸然出动。

“一些民众就是这样，认为官官都是相护的，公安的车可以烧，法院的又有何不可？”背靠在皮制转椅上的副庭长捧着热茶，深呷一口，参与着议论。

“鲁巍你们认识吧？都躺医院里了。”副庭长合上杯盖，将高高的玻璃杯放在面前的红木桌上，靠向椅背，盯着杯内缓缓沉落的嫩绿茶叶。

“不会吧？烧了警车，还袭警？”有同事咋呼起来，“幸好法官的制服和警官制服区别挺大的，要不我路过那片区，得先脱制服。”

鄙视声四起，我笑了起来，同事的模样装得很迂，贪生怕死的模样很没有公职人员的自觉。我不认识那个叫鲁巍的，只是在想那些人警车都敢烧了，凭什么不敢袭警。

我考进法院刚好满一年，暂时在刑事庭，刚从书记员的位置脱离出来，现在是助审，可以列席审判长的左右了。

庭长见人都到齐了，分派开了工作来，八个人分两队行动，张法官一人留守办公室，我随着副庭长一起去检察院送达文书，庭长向法院长申请，一行人才得以坐上印着“法院”二字的公务车外出执行公务。在检察院门口将我们这一拨人放下来后，车子又驶了去。我驾轻就熟地在检察院办好了所有的送达宣判手续，副庭长啜饮着茶水，还在跟公诉科科长胡扯海扯着，话题无非还是关于暴动事件的进展情形。我偶尔会侧耳细听，听到诧异处，也会抬脸望向谈得兴起的两人，正在受理案件的检察官也会停下笔来，专注地听。

这件事是这个城市里鲜有的热点新闻，副庭长与公诉科刘处长又在这个城市里有着颇广的人脉，得到的消息远比我们多，因此该事件的缘由始末，都在他们的谈论中显现了出来。

事件大体就是这样的：两个学生搭车时因为不知道车价上涨，身上所带的钱不够，被半途赶下了客车，他们在走回家的路上掉山沟里摔成了重伤，此事

引起村民的极度不满。加之汽运公司搞垄断经营，胡乱加价，早已惹得众人抱怨，由此事为导火索，受害人家属串联了几个村数百名村民集结于汽运公司，找汽运公司老总要个说法。哪知汽运公司老总一句“人又不是在车上出的事，不关我们公司的事”立马就把村民真正惹火了，再加上一名重伤学生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的消息传来，局面立时就失控了。有人纵火烧汽运公司的客车，并与汽运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。警察闻讯赶到后，还没了解到什么情况，就被群情激愤的民众当做是汽运公司的同伙给打了，连警车都被烧毁了！现在事件已经由围攻汽运公司发展 to 围堵市政府的局面，全城已经开始进入紧急状态了。

我一边听着一边继续填填写写，该移交的移交，该签字的签字，该接收的都有条不紊地收到公文夹里。

一番谈论后，副庭长他们的话题重点已经落到了被殴伤的警察身上去了，鲁巍这个名字不断地被提及。我对这个人完全的陌生，单凭这名字去想象，觉得他应当是个五大三粗的人物。然后又不断猜想，这么个人物定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性格多半容易冲动，否则人家没伤着，咋就他伤势严重呢？肯定啊，他跟民众叫板了！要是某天他因为这件事情被媒体炒作一番，领导干部动员学习一番，他反而因此出名、记功，那他真是好运了。

在我如此这般瞎想着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料到他们口中所说的鲁巍，我当新闻一样听的大好青年，之后竟总出现在我面前，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。

事情办毕，副庭长也喝完了续满的第三杯茶，站起身来准备离开。临别时，彼此又扯东扯西了一番，临到跟我道别时，刘处长又是那一句问过好几回的话：“小可还没找呢？”

每每听到这样的话，我总觉着我是不是已经沦为大龄未婚女青年了，关心我个人问题的人越来越多。

副庭长听见了，忍不住就回他道：“说了好几遍了呢，从我带她到这里来的第一天，就让你帮着看有没有合适的，你到现在还在给我问这句话？”

我抿着唇笑了起来。

“那她长得那么乖，条件又这么好，配她总得找个好点的啊。”刘处长挺了挺胸膛，状似中气十足的样子。

副庭长往他胸口一拍：“下次把你家那小子，你家的侄子、外甥什么的，都带出来遛遛，我看看，总不会没有一个好的。”

我总是大家打趣的对象，早已习惯这些调侃。这些领导们打打哈哈也就算了，从未当真帮我介绍男朋友。

一群人乐呵呵地笑了一阵，也不再多语，摆了摆手，副庭长领着我出了立案庭。在走出气派的检察院大门后，我问：“我们要等庭长开车来接吗？”

副庭长看了看表，抿了抿唇，往街道两端望了望，道：“不等了，哪有花店？”

“花店？”我也张望了起来，“好像就是这条街转个角的二医院外面就有。”

“那正好。走，帮我选花去。”副庭长背着手，领着我向转角处走去，我亦步亦趋。

“看病人买什么花好？”副庭长立在花丛中，向我问道。

看病人买啥花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，只是有些诧异一把年纪的副庭长居然会买花看病人，很赶时髦啊！我屁颠屁颠地跟在副庭长身后，在花店里帮他挑了一大把康乃馨。花店小姐说看病人最好是送花篮，可我觉得包起来的样子更漂亮，坚持让花店小姐包漂亮的皱纹纸。

在医院附近买花探病方便得很，只是价格颇贵了些。挑好花后，副庭长让我抱着花，领着我直接进了对面的二医院。

我抱着花跟他乘电梯上了六楼，六楼是重症病房、手术室以及重点看护病房，我很少来医院，所以我基本上都将视线停在告示牌上。

“二十九、三十三……”副庭长的视线一路扫两边病房的房号，念叨着。

“这间了。”副庭长在一间颇大的单间病房外停下。

其实，我在他还没确认是哪一间的时候，就有预感是那间病房了，那间病房较之其他的病房多了些喧哗。虽然我不知道我们要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但是隐约的我就觉得应该是那间。

房里已聚了好些人，门也是虚掩着的，副庭长轻轻一推，门便开了。一些人回头，可能都是些相熟的，他们见到立在门口的副庭长，互相招呼了起来。

副庭长挤到病患的床边，去察看病情，我被挡在人群外面。这时，我听到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开口了，对方是个男的，年纪应该不大，好像病得很严重，因此声音微弱，他称副庭长为叔叔。

有人开始跟副庭长谈论着伤者的病情。

“左肋断了三根，轻微的脑震荡，右小腿骨折，上午时做了手术，麻醉才醒没多久呢，他现在连呼吸还有些困难。”

护士小姐进来后，不让太多人围着病人，一些已经看过病人的便先行一步。趁着这个空当，我这才看清躺在床上的人。从旁人的议论中结合副庭长之前的言论，若我没猜错，他就是那个被打伤的警察——鲁巍。

鲁巍啊！我细细地打量了起来，只是他多处受伤，头上裹了纱布，看不清模样，让我有些遗憾。转念一想，能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新闻人物，即便是看不实在，也让我在心里不厚道地小小兴奋了一把。

副庭长看到在一旁张望的我，打趣起来：“小子，我带美女给你献花来了，让你感受一下当英雄的滋味。”

躺床上的人闻言，就朝我望来，那伤痕累累的脸看上去很滑稽，可是眼神却很澄澈，目光灼灼的。大约是出于礼貌，他想冲我笑笑，却又不敢牵扯大的动作，便只艰难地扬了扬唇。

牙好白。我想。

按他躺着的身形来看，倒是很高大，还是挺符合我对他最初的想象的。我看着他摆在床沿边的手臂，那上面被扎了针，正在输液，除去那些针针管管，那条胳膊看上去既有劲又干净，十分矛盾，就像他的手指，修长得像钢琴家的手，却又不是细腻光滑的，感觉是有些粗糙又十分有力的样子。那个样子，我突然就觉着握起来会很温暖。

病室至卫浴间的地面上，放的全是别人送来的花，几乎全是花篮，有人接过我的花，赞了句“真漂亮”，引得好些人都附和一阵，可是我却尴尬了，因

病室里遍寻不着用以插花的花瓶。接过花的人索性就将花放在离鲁巍最近的桌上，我看到鲁巍瞅了瞅花，扭头看我时，又艰难地扬了扬唇。

再唠叨了一阵，我们便退了出去，进入电梯的时候，我没话找话地问：“副庭长跟鲁警官交情很好吧？”

“是啊，跟他爸爸是铁杆兄弟，他爸爸你认识不？市局副局长鲁大山，听过吧？”

我点点头，又有些不自自然地笑了起来，鲁大山是谁，我当然不认识。在认人方面，我能力非常有限，但是副庭长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躺床上那家伙算是一高干子弟。高干啊，多热乎乎、闹腾腾的身份啊，难怪受个伤都那么多人围着看他呢。

副庭长收不住话，继续道：“这小子，很不错的，长得乖，好多的女孩子都围着他转。”我看副庭长背着手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可得意了，像在炫耀自家儿子一般。我适景地冲他笑，应道：“是不错，成这样子了还看得出挺英气的。”

英气个屁，都那样了，要死不活的。

“等过阵子他康复后，找个机会，再给你们好好介绍介绍。”副庭长一脸和蔼地冲我笑，那一笑，暧昧意味丛生。

“啊？这个啊，哈哈，我条件这么差，人家肯定看不上的。”每次说到这份儿上，我总是千遍一律地如此回话，以至于话出口时，都特别顺口了。

不过是想拒绝，那人虽不错，可是就像副庭长说的那么多的女孩子围着转着，肯定少不了尝腥，人品败坏道德沦丧的几率太大。而且我对高干子弟有偏见，他们大多不是啃老族，就是败家子，而且仗着家里有点权势，性子不好伺候，脾气大得很，还眼高过顶，我不喜欢，而且我也绝对“配不上”他们——我啊，还是安守本分当好我的草根族吧。

一路打哈哈到分别回各自家，也算是结束一天的工作了。

晚餐时分回到家，发现老妈显得特别的兴奋，我一看她兴奋成那样，马上就猜中了是什么事情了。能让她笑成那个模样的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便是某人又要相亲了。

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怪异，她每次给我张罗相亲的时候，我总会出现这种心情，一方面在悲哀自己竟得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幸福；另一方面又有些好奇，对方会是啥样的，还有一丝的窃喜，不管是谁想着给我牵线，证明我本人还是有点讨人喜欢的，不然的话也不会有有心人找上门来了。最后，我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期待，也许那个人就是我的良人。

我妈就是这样的想法，她常说古代的时候，别人常将媒人踩破门槛来证明这家人有好儿女，她会以我家的门槛被踏凹了为荣。

我爸撇着嘴说，能把垫了三公分水泥又铺了地板砖的门槛踩凹的话，他就去起诉水泥生产厂家和地砖销售商。

可是这次我只猜对了一半，确实是有相亲事件发生，只是对象不是我，是我大学还没毕业的妹妹殷以。

我望了一眼我爸，我爸也正一脸茫然地望着我，我妈一边按着电话按键一边笑，笑得狡诈得意。

我跟我爸都凑近话筒。

“对方条件很好呢，只回来几天，你阿姨一听这消息，马上让我叫你回来呢。”我妈知道我们都凑她凑得近，一点也不介意，自顾自地跟我妹说着。

“是博士后呢。”

哇！我跟我爸对视一眼。

“公职，月收入一万。”相对于我一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来说，他是绝对的高薪阶层啊！

哇！我顿时瞠目结舌，露出一副口水状，我爸习惯性地吧五官拧一块儿，直冲我眨眼。

“有车，你毕业后人家还可以给你安排工作呢，团级干部来着。”

部队的？团级？两杠三星？OH，MY GOD！我爸是当兵出身的，对在部队待过的特别有好感。

“就是年龄有些大啦，想想，人家都博士后，有所得，必有所失啊……”

那是那是，哪里可能有二十多岁的博士后？还是学医的，还是没结婚的，

还轮得到殷以那小样。

一番“嗯嗯啊啊”后，老妈一脸得意地收线，然后对着我劈头就是那么一句：“你妹妹比你懂事多了，多上道。”

殷以同意了？

这丫头，也忒早熟了点吧？！离毕业还有一年呢，就开始给自己找人了，她姐姐我有职、有薪、有娘亲父亲，为什么摆在家里一枝花，出门只能自己叫呱呱？

想想有些委屈，我妈明显的偏心啊，给我找的就全是高中毕业的、初中毕业的、当兵退伍两年还没找着工作的……还有的年龄比我大，上学时却还低我一届的，最搞笑的是那哥们儿还说自己花钱买了才进高中的。我严重鄙视读书没我厉害的，这是上学时就一直存在的心态，所以当然谈不成啊。回头看看她给我妹找的第一个对象，就是这么金光闪闪的。殷以那小样，不就是比我年轻一点，漂亮一点，个子高一点吗？不平衡哪。

我都有职有薪了，人又善良能干，多宜家宜室啊，居然没人要！

我爸心思缜密，问我妈：“那人条件那么好，咋找不到媳妇，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？”

我妈嗓门高了起来：“哪有什么问题，人家年纪大了还没找对象，全是因为在念书，才念完所有的书呢，想想也到了该找人的时候了，这才着急，但对方也不是没有条件的。”

不用说，我妹刚好符合。

“花姐说，那人选对象，一要找和他同专业的，也要学医的。”花姐是我妈的死党，以前爱帮我做媒，之前那个买进高中读书的哥们儿就是她介绍的。

怪不得会找上我妹，而不找我，好歹，好歹……

“二是要找处女。”

我呸！差点真呸出来了，我妈也太劲爆了，把这句话可以说得那么响当当的。

“这年头，像我家女儿这样清清白白的女孩，哪里还有？要不是我一向对

外宣称我家的家庭教育有多么的严格，别人相信我的人品，哪会有人找上门来啊？”我妈将头抬得高高的，几十年哪，备受叔婶嘲笑她没有儿子的恶气，今天总算是出了似的。

根本就是那博士后变态好不好！原来还觉得金光闪闪的人，突然就在我心底碎得变成了一堆玻璃渣。哪有人把对方是处女的要求摆上台面来的？报纸上倒是有千万富翁登类似的征婚广告，也曾因为光明正大地将“处女”二字高高挂起，而惹了一堆的舆论。在我看来，不管对方的条件如何吸引人，我向来鄙视这类人，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一样去甄选女人？在他们眼中似乎只有“处女”与“非处女”，这样的人，即便是百万富翁又咋了？博士后又咋了？五个字：人品有问题。

但是殷以居然同意了！我没话说，毕竟她有她的想法与尺度。

上网的时候，我特意查了今天骚乱事件的新闻，消息很少，我无聊地想，因特网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快速神奇啊。

无聊中，我用手机给一些朋友发短信，都是些爆笑的短信，因为有点色色的，所以只敢发给女朋友们。想当初我收到这些短信的时候，虽然看着不好意思，却足足是笑了半天，每每想起，忍不住就会笑，同事都以为我疯了。我没好意思跟他们去共享那短信，这会儿无聊了，便翻出来狂发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有回信了。

柳弦的，我小学一同学，她的回复是：素质啊素质！

我愣了一下，我有把短信发给她吗？按错了？我和她的关系不是那么好，所以对这种关系的朋友，还不会去自损形象发这种短信。于是我急急忙忙想回复一条过去解释下，但是想想总觉得不妥，便直接作罢。

正愣着呢，第二条短信来了，是小刀。最可爱就是她了，捧场地说快把她笑疯了，而且因为她笑得过于夸张，被她老公抢了手机去看，她老公现在还停不住笑。

我又蒙了，她老公……也看了？那我以后见了她老公诸葛，咋好意思啊？造孽啊，都是无聊造的孽啊。

然后还有小鸟的，何处的，婷婷的，刚打开一条，马上又有一条进了我的信箱，手机的短信提示铃声不断地重复那一句：我想我会一直孤单……

不愧都是我挑出来的姐妹，都捧场得很，有的甚至还打电话过来笑给我听，然后，她们统统告诉我，她们的老公或者男朋友比她们笑得更夸张……

我便又郁闷了，而且我强烈地嫉妒了，我连和我一起看有色爆笑短信的人都找不到，没想到终于有一天，我恨嫁了，我跟很多女人一样，恨嫁了！

临睡前在网上跟米米说，下次我不再对老妈安排的相亲抵死不从了，该找个人了。

事实上下次相亲很快便来了。